

CHINESE
B O Y

中国男孩

景文周 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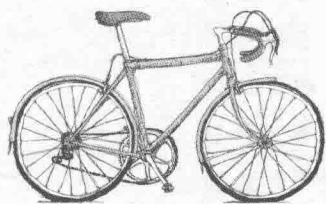
专属男孩的成长与期望，勇气与坚强。

作家出版社

CHINESE
B O Y

中国男孩

景文周 著

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国男孩 / 景文周著. -- 北京 : 作家出版社, 2017. 2
ISBN 978-7-5063-8958-7

I. ①中… II. ①景… III. ①儿童文学 -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130002 号

中国男孩

作 者: 景文周

责任编辑: 省登宇

选题策划: 周方佳

装帧设计: 夏 冬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中煤(北京)印务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42 × 210

字 数: 220 千

印 张: 7.75

版 次: 2017 年 2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8958-7

定 价: 25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目 录

- 01 倒 霉 1
- 02 骗你别怪我 7
- 03 抓 贼 14
- 04 “狼”的诱惑 23
- 05 臭水平! 30
- 06 圪塔成堆 39
- 07 心中的跑狼 46
- 08 欲擒故纵 52
- 09 招 魔 60
- 10 催泪弹 67
- 11 狂 欢 73
- 12 蹦 极 78
- 13 神秘的獠獠 82
- 14 生日Party 89
- 15 怪 事 95
- 16 反应堆和化学式 102
- 17 阴 谋 107
- 18 高空的吻 115

- 19 冲 动 124
- 20 陷足泥潭 130
- 21 毒 打 138
- 22 惩 罚 143
- 23 阴影难消 150
- 24 刻印大山 160
- 25 长大的男孩 167
- 26 出 没 174
- 27 牵 手 182
- 28 欢 聚 186
- 29 风雨又来 193
- 30 缉 捕 200
- 31 惨 祸 210
- 32 白色世界 218
- 33 站起来 227
- 34 一束玫瑰花 234

01 倒 霉

暑假后开学第一天，韩峥想早点起床上学。也是这些天玩得太贪，也是头天晚上看电视睡得太迟，虽然铆足了劲儿，还是睡到了六点半。上学时韩峥总是六点起床，然后洗刷、吃饭、上学。假期难得的奢侈，有时也睡到六点半或七点。好在第一天报到，韩峥还是不慌不忙地起床、穿衣、整理床铺。整理床铺时，他发现床单上有一片污渍，已经板结，硬巴巴的。不用问，昨晚又出现了“那事”。

韩峥心里烦透了，怎么又发生“那事”呢？如果说前两次使他惊讶、好奇，那么后来就使他讨厌、烦躁，甚至失魂落魄了。韩峥看过生理方面的书，“那事”叫遗精，是男孩正常的生理现象，可为什么如此频繁呢？前两次相隔了一个多月，后来，便频繁发生了。有时像骑在马上，有时仿佛和谁在一起，有时什么也不知道。什么也不知道仍会出现那事，昨晚就是例子。他连梦也没有做。韩峥可是最爱做梦的呀！

倒霉！韩峥心里想着，走进洗手间刷牙。

韩峥刷牙很用力，左边右边、上边下边、里边外边，好像嘴里安装了一部清尘器，每次牙龈都要出血。白色的泡沫染成了红色，好似“高露洁”管内的粉色膏体。

你不会轻点儿呀！妈只要看见，总会对着韩峥吆喝。

妈又看见了韩峥，说：快点收拾吃饭，离七点不远了。

不耽误，今天又不上课。

韩峥一边刷牙一边咕咚。声音不大，如同湖岸边的青蛙发现了敌情咕咚一声跳进了水里。又说：妈呀，还得支出呢！

找你爸要去。妈说着走进厨房。

韩峥的妈妈叫罗氓（méng），有时别人会念作“máng”，“忙

碌”的“忙”。

罗氓的确很忙，整天像个抽动的陀螺，家里、工地两头跑，两手抓。在家买菜做饭、刷锅洗衣；去工地收支购物、宣传接待。你几乎很少见她坐着闲着。这不，丈夫还在席梦思上做梦，她已经为韩峥做好了早餐。

韩峥是罗氓奔波的希望。

接下来还有她的丈夫，就是韩峥的老爸韩冲。每个人都得吃饭，每个人都得吃她做的。这时，罗氓是一块儿巨型面包，或是一块儿特制的蛋糕，由丈夫和儿子慢慢切割、消耗。还有她自己。自己吃自己制作的果实，就像襁褓中的婴儿自己吮自己的手指头一样。

韩峥背着书包上学，步行。他总是步行。

韩峥的家在平安房地产公司院内，旧房，一百二十多平米，十多年前韩冲来到这座城市时建的。平安房地产公司有的是新房，高层的、复式的、中式的、欧式的。可那是商品，韩冲要将那些商品变成金子。

从平安房地产公司到学校，一千多米路，需拐两个弯，还是交通要道。韩冲让韩峥步行。他说，步行安全，还锻炼身体。

韩峥坚持步行上学。

坚持步行上学的韩峥路上总是爱看书。看生命科学，看UFO，看科幻童话。有时也看郭敬明、韩寒、伍美珍和杨红樱……

有时，韩峥也浏览路两边的合欢、紫槐、倒插柳和刺柏，还有流不尽的人和偶尔发生的争吵、打斗。卖旧书报的，卖臭豆腐的，卖棉花糖的，卖热狗的，卖冻疮膏的，还有被城管撵来撵去兔子般乱窜的卖菜的、卖水果的、卖烤红薯的，等等，等等。

在这条路上，韩峥长大了。

九月的早晨已经不热，韩峥不紧不慢地在水泥路上游荡着。右肩

下的水蓝色仔包给红色夹克增添了动的变化。变化就是美，韩峥在运动里体验着美。

这天韩峥不想看书，仍在想着那件乌七八糟羞于启齿的倒霉的事情。如果说人人都有隐私的话，那件事就是韩峥唯一的隐私了。他能对谁说呢？他好意思说吗？当然，别人也不会对他讲，肯定不会。可关键是，他怎么面对同桌邹小楠呢？

有一天晚上，韩峥梦见了邹小楠。那晚，韩峥“出事”了。

我怎么这样了？韩峥在问自己。邹小楠可从来没对他说过什么呀！准确地说，邹小楠对他还有点儿不屑一顾。

邹小楠是商贾闺秀，住的是韩峥的爸爸建造的别墅。平常，韩峥和邹小楠不时还发生些口角。比如互起绰号，比如画三八线，比如他爱看NBA、她爱唱歌。

自从做过那个梦，韩峥似乎真的喜欢上邹小楠了。

可是，怎么去面对一个现实的邹小楠呢？邹小楠如果知道又该如何对待他呢？韩峥在模棱两难中走着想着。

踏踏米中学是所完中。校门口虽没挂什么荣誉匾额，但在这座百万人口的城市，也列得上前茅了。比如校园，占地一百多亩。还有那用人民币铺就的彩砖路面，用美金围成的绿地假山，用英镑叠起来的欧式办公楼。学校像座大花园。又比如老师，个个都是精英市粹。科长的女儿、局长的外甥、市长的太太的小舅子的侄子，一股脑塞进了踏踏米中学，谁能说不是人才济济？正是这天时地利人和，促进了踏踏米中学的繁荣发展。虽说连年高考并不比普通中学优秀，还是有不少家长托人请客想把孩子往这里送。这里养人哪！

韩峥就是托人请客送来的学生。

平安房地产公司不属于踏踏米中学学区，韩冲不得不托人了。他托的是一个记者朋友，自然也请了客。

韩峥是择校生。

踏踏米中学有个特点，老师对择校生格外关心。一方面人家掏了高价，另一方面家长还舍得花钱，动不动就请客。但凡星期天，老师便从四面八方涌向酒店饭庄，在家长们的殷勤接待中款款落座，于是一边吃喝一边谈论孩子的学习。其间，家长们自然也提些要求，无非是“孩子跟着老师一定要多管管啦”“不听话时该打尽管打啦”之类。老师们点头应诺，在情愿不情愿的应承中酒足饭饱后乐呵呵离去。

老师们把这天称作是“和家长的沟通日”。

韩冲也同老师沟通过。

那是韩峥读初一的时候，韩冲怕儿子学习跟不上，主动提出要请任课老师的客，同韩峥的班主任柏凌木一说，柏凌木便指挥了几个老师，去神农餐馆美美地撮了一顿。

柏凌木对韩峥很关心。

踏踏米中学门外有条不太宽的路，取了个美名叫“英才”。从平安房地产公司出来，右折右折再左折，韩峥走上了校门前的英才路。西进一百米，便是踏踏米中学的大门。韩峥把斜挎在臀上的仔包拉正了点，挺胸昂首向前走去。

蓝色牛仔书包挎在韩峥的右肩。

对面，一个青年骑着车子驶来。

韩峥没注意那个青年，而是环顾着同他一样还未走进校园的学生。未进校园的学生已经不多，都匆匆忙忙地走着。韩峥也加快了脚步。

龙，等等我。韩峥冲着正要进门的一个学生喊。

尤龙站住，等韩峥。

那个骑车的青年已经冲到了韩峥的跟前。韩峥正要去追尤龙，那青年乘其不备，伸手抢走了韩峥肩上的仔包，拽得韩峥踉跄着差点跌倒。

那是在刹那间发生的事，站在校门口的尤龙看得清清楚楚。

抢了韩峥书包的那个青年飞车而去。

韩峥愣怔了片刻，急忙奋起去追。抢包人已骑到英才路东端。这时，一个黑影从小巷里蹿出，追上去拦截那抢包的青年。抢包人一急，左折向北，飞驶而去。

真倒霉！

前跑了一阵的韩峥停下步子，眼睁睁看着抢包人消失。

包里有钱吗？

随后跑上来的尤龙问。

韩峥点头，叹了口气说：真晦气！

这天，韩峥没有缴上杂费。

韩峥对柏凌木说：老师我明天再缴吧，书包刚才被抢了，钱都在书包里。

柏凌木望了一眼韩峥，颇带诙谐地说：怎么没把你抢走哇，啊？初二的学生了，还让人抢？

邹小楠和几个女生咯咯地笑。

韩峥只想哭。

是呀，初二的学生了，还被人抢书包。平常的侃侃而谈、英雄豪气哪里去了？连自己都保护不了，还奢谈什么保护别人？半天，韩峥的心里都乱蓬蓬的，如同抱着一捆无头绪的乱麻。钱被抢事小，书怎么办？那可是他所有的课本呀！没有书，课怎么上？韩峥知道课本不好买，即使能买也买不齐。再说，妈知道肯定还得吵他。韩峥不怕吵，而是怕买不到书，买不到书，这学期的课就彻底完了。

韩峥的心里如波浪翻涌，坐在座位上半天了，还没有跟邹小楠打上招呼。

邹小楠望着他笑笑，算是向他问好。

韩峥的脸一下子红了。他猛然想起了曾经做过的那个梦，心不由得突突跳了起来。

邹小楠看出了韩峥的反常，说：值得吗？不就丢了几本书吗？

这时，尤龙和一个同学走过来。尤龙说：那小子肯定是水虻，去年他抢过我的书包。

另一同学说：是他，肯定是他，咱们班几个同学都被他抢过。

韩峥没有吱声，心头掠过几丝悲哀。那是当代少年不应该有的悲哀——太平盛世不太平啊！

尤龙是韩峥的同学，绰号愣球儿，长得浑头浑脑的。去年水虻抢他的书包时，他还是个孩子，可他硬冲上去跟水虻争。无奈水虻人高马大，一下子推了他个人仰马翻。等他爬起来时，水虻已经扬长而去了。尤龙恨透了水虻，见韩峥坐着闷闷不乐，便走过来劝韩峥。

叫我说，干脆找几个同学扁那小子一顿，看他敢不敢再抢。

就是，得教训教训水虻，不然，这条路永远没有安全可言。另一个同学怂恿道。

韩峥无奈地笑笑，那笑是极不自然的。

邹小楠也劝了韩峥。

都上初二了，还是孩子呀！抢就抢了，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嘛！回头买齐得啦。垂头丧气的，令人扫兴。

韩峥静静听着，像是在聆听一位大姐姐的安抚。

邹小楠又说：哎，韩峥，干脆让你爸给你雇个保镖得啦，起码还能保住书包。

邹小楠的话一下子戳疼了韩峥。是呀，男子汉大丈夫，快十五岁了，还需要别人保护吗？然而书包毕竟被人抢了，还有钱。他瞪着邹小楠，想发火，但一想到那个梦，火熄了。

韩峥依旧提不起精神。怎么向爸爸妈妈交代呢？如实说，显得自己多么没能耐；说假话，韩峥还没有那种习惯。同学们快走完了，他才垂着头向校门口走去。

校门口依旧拥挤，成排的车子向外涌着。同学们都急着回家吃

饭。在校园里被拘囿的孩子，向往的是校外世界的自由。

韩峥从侧门走，侧门人少。走到传达室门口时，韩峥无意间向挂在墙上的小黑板瞟了一眼，一行字顿然使他眼前亮了起来。

初二（4）班韩峥同学，请到传达室领你的书包：

韩峥高兴了，一头撞进传达室，问：我的书包呢？

一个小男孩送来一个书包，说是小偷扔掉的。门卫小高说着，拿起仔包递给韩峥。

韩峥接过翻了几下，课本全在，钱没有了。

02 骗你别怪我

不经历风雨，难以见彩虹。整天同购房顾客接触，罗氓学会了微笑。笑迎八方客，诚对购房人。只是对韩峥，她无论如何都笑不起来。那么大孩子了，在家什么也不干，学习还一团糟。一个暑假，整天抱着电视不放。韩冲顾不上管他，她再不管，韩峥有可能就被毁了。因此，罗氓一进家，就对儿子板起面孔。板起面孔韩峥也不怕。罗氓是刀子嘴豆腐心，不该说时她唠叨个没完，真遇到什么大事该她发脾气时，她又无话可说了。

韩峥怕妈唠叨。男孩子都怕唠叨。

可是，怎么向老爸老妈说被抢的事呢？思考了一个下午，晚上吃饭时，韩峥才吞吞吐吐地如实说了。

罗氓一听就来气了。

人家咋没把你抢走哇！

韩峥嘟噜着脸不说话。

罗氓又说：这都什么事呀！好端端走路，别人敢抢你，你长两只

手干什么吃的？

韩冲说：算了，已经被抢了，再吵有啥用？关键是以后得长记性。说罢，又掏出五张百元大钞递给韩峥。

明天交上！

罗氓仍不肯罢休：你就会惯他！说他几句不行吗？快十五岁了，丢东忘西不说，还被人家抢！

韩冲低下头吃饭，不再说话。

罗氓见孤立无援，再吵吵下去也起不到作用，只好作罢，气冲冲地瞪着韩峥。

韩家十年前才搬进这座城市。

那年，韩峥四岁。

韩峥的老家在山里，大山，绵延几百里。从韩冲起，向上数三代，韩家的男人都会泥瓦活。好歹是个匠人，在山里还算有些威信。

韩冲的泥瓦活做得很好，手快、活细，常受前辈匠人们的夸奖。可没过几年，韩冲就不想在山里待了。他要走出大山，到城里打工挣钱。没想到，父亲却阻止了他。

那是一个雨天，好大好大的雨。父亲和韩冲面对面坐着。老汉吧嗒吧嗒抽着烟，半天才说：不是不让你出去，山外什么样子谁也说不清，再说，我和你妈都五十多岁了，要是有个头疼发热的，你不在家，我一个人咋弄？

山里人没把女人当成人。

韩冲流着泪说：爹，我明白你的心，可你也得为我想想。改革开放十几年了，山里还是这个样子，你让我在山里守一辈子呀？

守着大山咋啦？人老几辈子守着大山，你就守不得？

韩冲顶撞了父亲：你们守得我守不得，我非要出去闯闯。

父亲恼了：出去永远别回来！

韩冲没再说话，收拾了一下行李，趁父亲不备，晚上悄悄溜出了

大山。他来到一座城市，在一家建筑工地一干就是三年。三年后，揣着两万元血汗钱回到了大山。父亲抱着儿子的头哭：儿啊，我想着你都死在了外边，你还回来弄啥？儿啊——

韩冲也哭了，哭着掏出钱交给父亲。

我的天，你这是从哪儿弄的？望着两叠厚厚的钞票，父亲惊呆了。

山里人没见过那么多钱。

韩冲在山里又待了两年。两年，父亲给他娶了妻、安了家。就在妻怀孕后的第三个月，韩冲第二次走出了大山。

第二次走出大山的韩冲走错了庙门，走进了一个黑心老板的麾下。黑心老板为了留住农民工，坚持平常不开工资，农民工有病或有什么急事，他才借给你一百、二百。大家苦苦于数月，拿不到工钱谁也不愿走。韩冲一干就是四年。四年后，黑心老板卷着钱跑了，留下了一群哭天嚎地的匠人。

韩冲没有哭。他怀着满腔愤怒离开了工地，凭着兜里仅剩的十元钱，又踏上了寻找活路的征途。

那座城市很大，韩冲跑了几家工地，几家工地都不要人。此时，他兜里仅剩下了一枚硬币。这天上午，他饿着肚子在大街上晃荡，看见一群人围在一家店前争购着什么，便走上去观看，原来大家在争着买福利彩票。韩冲听说过彩票，听说过有运气的人可以挣大钱。

快买，快买，头彩五百万。本期最后一天，晚上八点开彩。一个姑娘甜甜地喊着。

韩冲捏了捏那枚硬币，狠了狠心，掏出来买了一张彩票。

秋天的夜并不冷，饿了一天肚子的韩冲站在了一家烩面馆门前，他想进去吃碗烩面。然而，他哪有钱呢？没钱也要吃。想着，他走进店门，在桌前坐下，向老板要了一大碗烩面，痛痛快快地吃了个饱。可是，拿什么给人家结账呢？韩冲犹豫着，想寻找路子走开。店里人并不多，他走不脱，于是坐在那里看电视，看悬在高高的门楣上边的电视。电视里正转播着福利彩票开彩的场面。突然，他听到了一串熟悉

的数字，那是他那张彩票的号码。

韩冲带着说不出的悲哀与兴奋，猛地站起来冲出门外，跑了开去。他在大街上整整跑了半夜，最后在火车站广场抱着膝盖坐到了天明。

韩冲没有向任何人透露中奖的事。当他兴冲冲回到山里看望父母妻子时，父母已经过世，羸弱的妻子带着四岁的儿子艰难地生活着。

韩峥不知道老爸的这些故事。

韩峥知道，他从小生活在城市，从小被老爸护着宠着。妈的唠叨、爸的沉默，给了韩峥无数次的责任开脱。他不怕爸，也不怕妈。可是这天晚上，韩峥心里却不好受。“人家咋没把你抢走哇！”妈和柏凌木的话如出一辙。是呀，若是把我抢走就好了，至少还能知道那小子是干什么的、在什么地方，然后同他搏斗，然后再逃出来。然而，人家只抢了他的钱。难道就这么便宜了他？尤龙几个说得对吗？如果真是水虻，如果他们认识他，那么就应该抓住那小子，或者狠狠扁他一顿，把钱要回来。钱不算什么，老爸有的是钱，只是觉得太窝囊了，白白让别人抢走钱，你还是个男子汉吗？已经发生过“那事”的韩峥真把自己当成了大人，当成了不可战胜的力量。抓住他，一定要抓住他！韩峥心里想着，迷迷糊糊又进入了梦乡。

也是一心想着要抓水虻，也是接连几次的梦遗消耗，这晚韩峥睡得很甜。

踏踏米中学对面，错落着上百家门面，卖图书的、卖音像光盘的、卖书包文具的、卖钢琴乐器的、卖圣诞礼物的、卖阿丫丫的、卖热干面的……凡是和学生有关的，几乎都塞满了这条街。

韩峥和尤龙走进了阿里巴巴。

阿里巴巴是家餐馆，西餐，捎带着也卖小菜、酒水。韩峥要了两份三明治和两杯可乐，坐下同尤龙吃喝起来。韩峥经常下馆子，主要

是中午，时间紧，妈顾不上做饭，只好去馆子吃。有时也在学校吃，只是学校条件差。

吃着三明治时，韩峥问尤龙：你确定抢我书包的是水螋？

那小子扒了皮我也认识。尤龙说。去年他抢我的书包，我还同他干了一架，可惜让他跑掉了。

你以为咱们能抓到他吗？

当然能，不过得多找几个弟兄。

那小子个子挺高的。

韩峥仍然有点疑虑。

个子高怎么了？只要咱人多，照样收拾他。尤龙嚼着三明治说。

韩峥端起杯子喝可乐，喝了几口，停下来又说：我总觉得不那么容易。

咳，绝对没问题。找几个弟兄，在路口盯着，发现他抢包，蹿上去就打。

尤龙满脸的自信。

要是发现不了呢？

肯定能撞上他，他经常在这条路上走。

韩峥支着下巴，望着尤龙。好久，才说：这样吧，你负责找人，所有支出我承包，OK？

OK！

尤龙满口答应下来。

尤龙第一个找到了华云翔。尤龙说：翔，陪兄弟去执行一项任务，怎么样？

干什么？

抓飞车贼水螋。

就你？华云翔上下打量了一番尤龙。做梦吧你！然后低头看书，看令他最头疼的奥数去了。

我怎么啦？我就不能为民除害？尤龙理直气壮。

你可以啦，尤龙马腾刘二虎跃啦！华云翔挖苦尤龙。

尤龙伸出拳头朝华云翔的背上抡了一下：你小子，挖苦我是吧！不去拉倒！

干什么你？打架呀？华云翔忽地站起来。

息怒，息怒，老兄息怒！韩峥走上去拉住华云翔。是我让龙找你的，你不是也被水虻抢过吗？

华云翔仍瞪着尤龙，那也不能打人哪！

尤龙忙笑着赔不是，老兄好，老兄恕罪！我这不是急吗？再说了，打抱不平也是你的爱好嘛！抓住抢劫贼，为民除害，你的功劳大大的、大大的。怎么样？去不去？

不去！

华云翔狠狠丢下两个字，坐下了。

尤龙终于找来了两个帮手。一位叫马腾，憨头憨脑不说，还是个结巴；一个叫刘二虎，瘦里吧唧的，像只螳螂。

你们二位呀？韩峥吃惊。

这不是人才匮乏嘛！尤龙无奈。

好，凑合着用吧！韩峥说。咱丑话说前边，二位的任务是协助我们抓飞车贼水虻。抓住了，我请客；抓不住，各自拜拜！

刘二虎笑笑说：总得犒劳一下弟兄们吧？

别光记着吃，咱论功行赏。韩峥回答。

行，你说咋、咋、咋弄吧！马腾也接上腔。

我跟尤龙商量后通知二位。

刘二虎拍着胸脯说：韩峥你放心，保证随叫随到，咱们，谁跟谁呀！

韩峥掏出两盒“西瓜霜”扔给马腾和刘二虎。就这么说了，不许反悔。